



春节,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柔软的手,将那沉在岁月河床底下的亮晶晶的玩意儿,一件一件地打捞上来。这喜事原像是散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碎金,平日隐在湍急的水流底下,非得等到这时节,水势缓了,人心静了,那金灿灿的光才从记忆的最深处泛上来。

这喜事,是外婆揭开笼屉时扑面而来的雪白蒸汽,是父亲贴春联时指尖郑重的微颤,是孩子在新衣口袋里摸到一颗奶糖时猛然攥紧拳头的欢喜。这些琐碎的光点,连缀成童年里一条璀璨的星河。

我儿时的故乡,在蒙冀交壤的土地上。20世纪80年代初的腊月,年的暖意,是靠着人心里那团火,一寸一寸焐热的。

一进腊月,心便像被细线拴着的雀儿,要往热闹的枝头飞。盼望始于回老宅“扫房子”。那定是一个干冷晴朗的日子,母亲带着我们搬东挪西。长柄扫帚绑在竹竿上,清扫高高的房梁与墙角。积了一年的尘纷纷落下,在光柱里打着旋儿。扫除完毕,糊上新窗纸,贴上新年画,屋子焕然一新,呼吸里都带着清冽的芬芳。这洁净本身,就是第一桩可触可感的喜事。

接着,空气里的味道开始丰盛起来。母亲的绛红瓦盆登场了。蒸馒头、蒸年糕的日子,是厨房的节日。锅里的水沸腾着,白茫茫的、饱含麦香的蒸汽弥漫整个屋子。笼屉揭开的一瞬,一片白云降落人间。馒头胖得咧开了花,黄米年糕嵌着暗红的蜜枣。母亲先挑出最完美的几个供在堂屋。我们则捧着热腾腾的馒头,咬下去,那股粮食的甘甜,从舌尖一直黏帖到胃里。

若说蒸制是沉稳的乐章,那么油炸便是欢快的华彩。炸豆腐、炸丸子、炸排叉……油锅一旦支起来,“滋滋”声和霸道的油香便将年的气氛推向高潮。母亲系着新围裙,灵巧地翻动。刚出锅的炸货不能立刻吃,可那香气实在太撩人。母亲有时会吹凉一个小小的丸子,塞进我们早就张开的嘴里。那滚烫的、

酥脆的、咸香满溢的滋味在口中炸开,烫得人直吸气,却舍不得吐出来。这味蕾上绽放的小小烟花,是快乐和喜事。

真正的忙碌与喜悦,是在腊月二十七之后。跟着父母“赶年集”是一年中最大的一次探险。那是一片人的海洋,物的森林,满眼都是攒动的人头,满耳都是沸腾的声响,混杂着各种气味。母亲紧紧攥着我的手,在人群里穿行。她的目光是专注的,要挑一副好对联,买肥五花肉,淘鲜灵青菜,给老人买毡帽,给我们买新头花和一小挂鞭炮。每买定一样,放进帆布兜里,她脸上便掠过一丝满足。那布袋子像一只宝盆,被年货填满。

集市上,冰糖葫芦像结在草靶子上的宝石,彩色风车转成一片模糊的光晕。最吸引我的是鞭炮,“咚——啪!”两声震天的巨响,引来喝彩,也让孩子们捂住耳朵。那空气里的火药味,浓烈、呛人,却莫名地让人兴奋。赶集归来,背着沉甸甸的收获,心是满的,有一种参与了“大事业”的骄傲。

大年三十的清早,期盼已久的喜悦达到了顶点。父亲熬好糍粑,指挥我们贴春联、贴挂钱。红纸黑字,映着冬日蓝天,鲜艳夺目。一边贴,父亲一边念:“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母亲则在屋里贴窗花。屋里屋外,被一片红彤彤装饰着,家仿佛被重新上了喜庆的彩釉。

午后,一种奇异的静默笼罩了村庄。炊烟笔直升起,空气里弥漫着菜肴的香气。我们换上新衣,新衣服带着挺括感,摩擦着皮肤,有些陌生的拘谨,却又让人不由自主地挺起小胸脯,觉得自己焕然一新。

黄昏,最后的天光被吞没。千家万户的灯次第亮了。零星的鞭炮声开始试探,渐渐急促。终于,第一挂响鞭炮点燃了,刹那间,鞭炮声从四面八方轰然炸响,汇成一片沸腾的、撼天动地的声浪。我们捂着耳朵,尖叫着,在蓝白色烟雾里奔跑。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盼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最极



致的释放。年夜饭,在渐渐稀落的声浪余韵里庄严开场。那张榆木桌,是温暖宇宙

中心。平日里散落在各处的人,此刻都奇迹般地归位了。人口几乎多了一倍,老宅显得狭小,但这种拥挤,生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富足的暖和。人声嘈杂,各种口音交杂,笑声格外响亮。

菜肴一道道上桌,大盆的红烧肉,喷香的牛排和手把肉,整只的炖鸡,自家灌的肉肠,炸得金黄的豆腐泡,必定还有一条完整的鲤鱼,叫“年年有余”。大人们倒上滚烫的美酒,互相举杯,大声说话。脸膛渐渐红润,眼睛格外亮。平日里生活的辗转,此刻都被团聚的喜悦溶解了。

孩子们夹起一块块颤巍巍的炖肉,送入口中,那浓郁的香味瞬间征服了味蕾。外婆总是最忙的,自己顾不上吃,不停地给我们布菜。用那双枯瘦的手,颤巍巍地剥好一只只虾,放到我们碗里,念叨着:“我娃吃,多吃,长得高!”她的目光温暖柔和,缓缓拂过每一张儿孙的脸。这一刻,团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它就是这拥挤的老宅满屋的喧嚷和外婆那看不够我们的眼神。

对于小孩子来说,守岁是最难的功课。我们强打精神,依偎在母亲或外婆怀里,听大人们讲他们小时候过年,讲这片土地上的老故事。祖父会用沙哑的嗓音,哼唱几句不知名的爬山调,苍凉而悠远。半梦半醒间,只觉得有一双温热而粗糙的手,轻轻为我掖好被角。那触感,成为永恒的记忆。

压岁钱是在初一清晨,于枕头下发现的。红纸包裹着,崭新挺括。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握着它,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

大年初一的拜年,是喜悦的分享与流动。吃罢饺子,我们穿戴整齐,跟着父亲,踩着鞭炮的红色碎屑,去给长辈们拜年。冷冽清新的空气让人精神一振。挨家挨户进门,响亮地喊出:“过年好!”那些苍老的面容立刻笑开了花,抓来大把的瓜子、花生、水果糖,塞满我们的口袋。口袋沉甸甸地坠着,心里也满满的。这走动,这问候,让喜气如同血液,在乡土的躯体里循环、充盈。

那时,总觉得这般的年,会永远这样下去。

是什么时候,这底色开始慢慢淡了呢?

离家的路,越走越远。归家的日子,越来越短。老宅桌旁的人,开始无可挽回地缺席。祖父走了,外婆走了。炕桌一下子空阔得让人心慌。新衣裳随时可以买,却再也穿不出当年那种喜悦的感觉。年夜饭可以预订,却少了那股带着烟火的热气。鞭炮声在很多地方沉寂了。拜年的短信、微信红包,瞬间可达千里,却也轻飘得如同云烟。

那一息一刻,我疑心那沉在岁月河底的“喜事”,是否已被这名为“现代”的湍急水流,冲散得无影无踪?

直到近几年,我又踏上了归途。乡下村庄确乎换了人间。小楼频仍,网络信号满格。起初,那视觉的陌生感带来深深的怅惘。然而,当腊月的风再度吹起,当年关的气息再度弥漫,我发现,年,还活着。它只是换了一身衣裳,骨子里的精髓,依旧倔强。

堂屋的榆木桌或许不常用了,但客厅的圆桌上,依然摆着那只炖肉的老砂锅,母亲依然用着外婆传下的方子。微信群里,从腊八就开始热闹。年夜饭上,晚辈们用手机拍下满桌菜肴,瞬间传到朋友圈。拜年时,我们依然会去到健在的叔伯家,坐下喝茶聊天。只是话题变了,更多的是谁家添了“高科技”,谁家搞起了农家乐。堂哥,那个曾经和我一起捡哑炮的顽童,如今管理着数控机床,说起“精度”“订单”,眼里有和父辈谈论土地时一样专注的光。

最触动我的,是堂哥的儿子,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对我们记忆中的“年”充满好奇。他会问我:“姑姑,你们以前真的自己写春联吗?”他会缠着奶奶学剪窗花。除夕夜,他也会和朋友们打游戏,但在零点钟声敲响时,他会放下手机,走到阳台,大声喊出:“新年快乐!”然后,回过头,对屋

里的我们,露出一个明亮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微笑。那一刻,我忽然了悟。

我们打捞的,从来不是那僵化的形式。我们打捞的,是那形式之下人们对美好的不息向往,对团圆的永恒眷恋,是用虔诚的心意和勤劳的双手,将寻常日子点石成金的那种能力。这“喜事”的内核是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信心,对家人的认同。它像不灭的火种,从外婆的灶膛,传到母亲的厨房,如今,又在这少年好奇而明亮的眼眸里,跃动着新的光焰。

窗外,远山的轮廓在夜色中依然沉静。但山下,已是一片星火璀璨。那灯光,不仅是电灯,还有广场的景观灯,太阳能路灯,以及生态工业园区那连成一片的象征希望的灯火。无数细碎的喜悦,正从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蒸腾而起,那是家人团聚时的泪光,是返乡青年看到第一笔订单时的雀跃,是老农的农产品卖往全国时的笑脸……这些,不都是新时代的“喜事”么?它们或许不再全然围绕一口吃食、一件新衣,但它们同样真挚,同样炽热。

春节,这台古老的时间仪式,就像一块永恒的巨大磁石。它吸引着游子归来,打捞起个人记忆里的碎金,更彰显着岁月长河中,一个民族不断创造、不断追求的、更为浩瀚的喜事金沙。从“吃饱穿暖”的朴素欣喜,到“国泰民安”的宏大祝愿,这喜事的尺度在变,其内核的精神,却一脉相承。

我们在这节日里打捞,打捞的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如何从匮乏走向丰盛,从闭塞走向开阔,却又如何在疾驰的列车上,依然深深眷恋着出发站台上那最初炊烟的暖意。这打捞本身,便是一种确认,一种传承,一种向着未来出发前的凝视与积蓄。

夜更深,但心中那片由记忆与现实的喜事共同汇成的星河,却愈发璀璨温暖。



青城文脉

2001年,我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从此,便与这片土地相伴了二十五个春秋。家乡陪伴我成长,我也亲眼目睹了它在岁月中迭代生长、焕发新生。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不是—蹴而就的奇迹,而是国家政策的引领、时代浪潮的推动,以及无数青城儿女躬身实干、辛勤耕耘,共同绘就的一幅壮阔发展画卷。

我刚出生时,呼和浩特还是一座塞外小城,城市规模不大,人口不足300万。经过各行各业二十五年的努力奋斗,呼和浩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马路平坦开阔,纵横交错,织就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一座座立交桥、跨河桥、过街天桥拔地而起,串起城市的各个角落,让出行变得通畅便捷。如今的呼和浩特,已形



灯下漫笔

我的故乡,在清水河县韭菜庄乡明长城脚下的新村。那道横亘千年的长城,如一条蛰伏的苍龙,将徐氏楼与烽火台串联起来,蜿蜒盘桓在村落正对面,朝暮相伴,岁岁相依,早已将身影刻进我记忆的肌理,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底色。

童年的时光,总与长城的轮廓交织。常与村里的发小结伴,踩着晨光登徐氏楼。先攀上边墙,再登上台墩,欢声笑语漫过青砖黛瓦,也漫过先辈们流传的长城旧事。我们蹦脚丈量边墙的宽度,叽叽喳喳地验证着大人们的话语:“都说边墙之上能容六马并驰,这般宽度,果真能行?”疑问与嬉闹缠绕在一起,风一吹,便散作长城上空最清亮的回响。

终究是要登徐氏楼的。在那道斑驳的城楼门洞前,我们总要推选最胆大的伙伴做“小英雄”,其余人便紧紧跟在身后,循着石匠凿刻的石梯,一步步踏入这座空心楼的深处。楼内光线幽暗,混沌的光影里,看不清前路的样子,唯有石梯的冰凉,顺着脚掌蔓延至心底。行至楼顶近旁,忽有阳光穿透墙体的缝隙,斜斜洒落,照亮了丛丛疯长的杂草——它们顶着岁月的风霜,长得肆意而倔强,仿佛要将这千年城楼的寂寞,都酿成蓬勃的生机。扶着垛口远眺,村落的烟火、田垄

我眼中的青城巨变

李雨佳

成以新华大街、海拉尔大街、鄂尔多斯大街、成吉思汗大街、锡林南大街、呼伦路、昭乌达路、兴安南北路、通道南北路、巴彦淖尔路等道路构成的“八横八纵”八车道的道路主框架,真正实现了“路路相通、四通八达”。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车已走进千家万户,原来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地方,现在2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汽车的普及极大提高了人们出行的效率。同时,现代交通体系不断完善,出行方式也变得丰富多样: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灵活便捷,适合短途出行;地铁、公交车覆盖广、票价低,适合日常通勤或既定路线出行;网约车则提供门到门的服务,适合追求效率与舒适度的出行场景。随着智慧交通技术的发展,出行

方式已从单一的“有车坐”向“高质量出行”转变。市民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出行方式,真正实现“出行自由”。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高层住宅开始在呼和浩特大量兴建。2010年以来,呼和浩特的高层住宅建设更是进入繁荣期。绿地塞尚公馆、水岸小镇、中海锦绣城等陆续交付竣工。这些新建的楼宇户型通透、采光充足、布局合理、配套齐全,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热点。如今,站在高处俯瞰青城,高楼林立、气势恢弘、车辆川流、街道宽阔,处处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活力。

智能手机走进寻常百姓家,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让“即时联系”成为常态。智能

轻叩城楼门洞

刘志

的脉络尽收眼底;目光越过长城的脊梁,便是山西的七墩村,村前溪水自西向东流淌,穿七墩,过前窑子,一路向北汇入和林县的浑河,再西折流入清水河的喇叭湾,最终奔涌进黄河的怀抱,完成一场跨越山河的奔赴。

徐氏楼的南侧,曾是一片宽阔平整的商贸故地,茶叶的清香、布匹的柔暖,曾在这里交织弥漫。听村里的老者言说,昔日的七墩村,是远近闻名的商贸集散地,车马喧嚣,人声鼎沸,见证着长城内外的物资相通、烟火相融。极目远眺,烽火台与边墙从七墩村一路延伸,直指杀虎口边塞,那道蜿蜒的轮廓,不仅是地理的界限,更是文明交融的纽带。

徐氏楼西南方向,箭牌楼巍然矗立,沉默地镌刻着地域的分野——楼南属晋,楼北归内蒙古。而我们村的土地上,至今仍存山西邻村人的耕地,那是姑娘远嫁后分得的家园,是血脉与土地的纠缠,更是“长城内外是故乡”最生动的注脚。徐氏楼以西,是村里连片的耕地,名曰“龙须洼”。只因耕地东南与东北处,各有一条狭长土沟,沟壑蜿蜒,形似苍龙的胡须,便有了这充满诗意的名号。

从“龙须洼”西行不足一里,便是“当铺梁”。这段山路陡峭异常,从坡底至坡顶,绵延2.7公里,每一步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老者们代代相传,昔日的当铺梁,两侧当铺林立,商贾云集,是长城脚下最繁华的商贸枢纽。彼时,山西七墩村,是周边最大的物资交易市场,而“当铺梁”的当铺,便成了商人们大额交易时质押融资的所在,堪比今日的金融机构,见证着当年商贸的欣欣向荣,也沉淀着长城内外经贸交融的繁华记忆。

“当铺梁”的名号,穿越百年风雨,沿用至今。只是如今的坡顶,多了一间看护林草的小屋,在岁月的寂静中,守护着这片土地的苍翠。徐氏楼与箭牌楼周边,耕地广袤,地处冷凉地带,昼夜温差悬殊,便造就了品质优良的农作物,荞麦、莜麦尤为出名。

长城的厚重,从来不止于青砖黛瓦的巍峨,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底蕴。先进的农耕文化,沿着长城蔓延,带动了阴山北部农业的发展;杨家将“脚蹬雁门关,手托担子山,一箭射在大青山”的传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将英雄气概融入长城的血脉;而后的走西口文化,更是沿着这道屏障,书写着迁徙与拼搏的传奇。长城,是古

手机还有上千种应用软件,人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快捷。比如,打开“今日头条”,国内外新闻了如指掌;打开“淘宝”,上万种商品随时选购;打开“小红书”,时尚资讯唾手可得;打开“QQ音乐”优美旋律随机入耳;打开“高德地图”智能规划最优路线……现在,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手机的使用和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化、现代化、多样化。

如今的青城,不仅变得更方便、更繁华,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园艺工作者利用城市“边角料”,打造出一个个街心公园。公园内乔木灌木错落有致,各色花朵争奇斗艳,健步柔软舒适,健身器材应有尽有。人们在公园中晨练、遛娃、散步,脸上盈满了融融的笑意。街心公园的建设不仅美化了环境,还温暖了人心。目前,城区内绿化面积逐年扩大,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市民幸福指数日益提高。

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城人,我将继续关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为实现家乡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在全体市民共同努力下,青城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镌刻在大地上的史诗。没有现代化机械的年代,徐氏楼与箭牌楼底部的巨大石条,是古人借冰层运送,还是有着更精妙的营造之法?烽火台与边墙,历经千年风霜雨雪的洗礼,依旧坚韧挺拔,是老者所言“夯实土质时加注小米汤”的智慧,还是古人有着更高超的建造工艺?这些疑问,如同长城的秘密,在岁月中静静流淌,等待着后人去探寻,去解读。

暮色四合,皓月当空,繁星点缀,此时登徐氏楼或箭牌楼,便有别样的感悟涌上心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是登高望远的壮阔;“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是与岁月对话的孤寂;“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跨越千年的共鸣。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在长城的映衬下,更显悠长,而长城,也因这些诗意的滋养,更具人文的温度——它是创作者的灵感源泉,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精神图腾,更是每一个华夏儿女心中的文化根脉。

长城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历史时期,徐氏楼、箭牌楼这些长城遗存,有着不同的使命——它曾是御敌的“灵感楼”,曾是庇佑众生的“救命楼”,如今,更是见证时代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振兴楼”。

身处新时代,我们当珍惜这份历史机遇,扛起社会责任,守护好长城这份宝贵遗产,挖掘整理长城文化的深厚内涵,深入研学长城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让这道千年长城,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让长城故事,在岁月中永远流传。



诗林漫步

雨水

梭梭

我不敢写雨水
我怕雨打湿我的眼泪
雨丝垂落
那是一封未拆封的信笺
字迹潮湿,我不敢拆阅——
我怕一打开
就会打湿整个冬天的寂寞

昨夜爆竹的余烬
在门口蜷缩成灰
希望化为彩色的蝶
在蓝色的苍穹下
挥舞成诗
我拾起一枚
发现长出了新芽
那不是麦穗
而是一封未拆封的信笺
边齿微翘字迹泛黄
却又预言未止

我闻到了大地的味道
裂开的冻土在草原深处喘息
我听到了草根在伸展的微弱
带着雨意
顶开了陶瓮的泥封
雨水抚摸着赤红的脸颊
那味道清冽、微涩
却厚劲绵长

哦,我的世界在下雨了
雨不落在地上,而是悬在
你的屋檐下
雨滴垂落,瞬间凝固
像泪,却比泪更沉
像雨,却比雨更轻
我在雨中默默守候
却不敢回望故乡的路